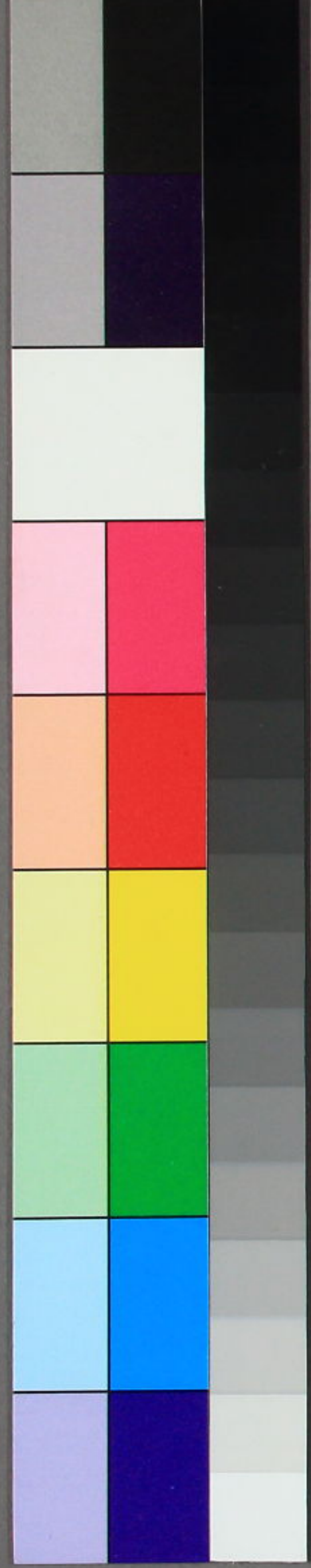


論語訓詁解

九十

0712  
1.666  
5





仁12  
1666  
5



論語訓詁解卷九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章謂天地人三才一致之道也。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所以希言也。利者地之利也。繫辭傳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



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命  
解見爲政篇、仁者爲人之道也、解見學而篇、言天  
地人三才原是一致也、地道是利焉、天道是命焉、  
利與命與、以人道觀之、則均是仁也耳、天道敏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其所敏一也、禮運曰、祭帝於  
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  
所以本仁也、

按諸家說利、抑亦末節耳、物茂卿曰、子罕言利、  
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必與  
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按其單言利者、最多

也、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又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數語考之、利者、非與命  
與仁俱者矣、茂卿云、諸儒不得於辭、而強爲之  
解、此事茂卿亦不自免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  
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前漢書、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氏云、此項橐  
也、春秋、有項橐、七歲爲孔子師、鄭玄曰、達巷者、  
黨名也、物茂卿曰、達巷是姓、黨人是名、未知孰是、  
成名謂君子、大戴禮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執



說文持也、猶執弓執爵之執、御御車者為人所執也、物茂卿曰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曲禮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孔子亦自言執御以為子弟之師耳、

鄭玄曰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朱說復同、又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茂卿亦謂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也、按達巷黨人嘆

孔子雖博學不能為君子云爾、無所成名、非美孔子之謂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說文曰黃帝初作冕、杜氏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纘耳不聽讒言也、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皞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万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事物紀原曰孔子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也、吾從眾、孔



子之時冕已用純則冕弁之以絲自魯昭公始也。据之則古者冕蓋用布制之。至周唯冕用絲以爲宗廟之冠。皇疏曰。周禮有六冕以平板爲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又曰三十升布。用功巨多難得。難得則爲奢華。而織絲易成。易成則爲儉約。故云儉也。備考云。周禮純帛。註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又云謂之純者。絲之始纁。素質未染。故曰純。四書徵云。拜者非伏地而拜也。但警晉也。白虎通曰。人所以相拜者。以表其情意。屈節卑體。尊人事也。下謂堂下也。上謂堂上也。泰。說文寬也。

安也。邢疏。禮君與臣燕。君賜酒。皆下堂而再拜。今時但於堂上而拜。故云。今拜乎上。泰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說文刀斷絲也。廣韻斷也。意。臆通。賈誼鵬鳥賦。請對以意。史記列傳。作臆。言以臆不爲度也。何晏以必爲專。必是也。行藏應物而不固。必。莊子。聖人以必不必。太玄經。赤石不奪節士之必。註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猶節士之必。專也。義皆同。固者執一不通之謂也。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義皆同。我。何晏曰。述古而



不自作、朱熹為私已、是也。孔子常斷去此四者、而釋德清道德義解曰、意者生心、心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朱熹曰、意私意也。藤維楨意者、心有所計較也。物茂卿曰、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毋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毋必。毋固、諸說未允當。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

四書微曰、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路史云、匡即也、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良說文惡也。徐曰、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又威通、家語曰、孔子遊于宋、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文、蓋謂易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楊子法言曰、文王作易繫辭、以盡天人之幾、仲尼盡得其道、而作十翼、是以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易也。



矣。言于時匡人誤以兵圍孔子，孔子以為雖文王既沒，易文見在茲，天將喪斯文者，不當使我得與於斯文，而知運命之理，今使我知之，則運命之理存焉，匡人其欲奈我何。

朱熹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藤維楨曰：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物茂卿曰：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予據揚子法言而為易，又曰：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此說反。

非矣。匡人能圍夫子，則斯文喪，是以孔子自謂後死矣耳。當此時何謂先輩哉。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大宰官名，未詳姓名。邢疏：應是吳大宰嚭。將爾雅，大也。孔安國曰：大宰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故問於子貢。子貢曰：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包咸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



子固不當多能，邢昺曰：今已多能，則為非聖，所以為謙也。琴牢曰：孔子自云：我不試用於時，故多技藝。皇本作：知我者乎。

大宰曰：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茂卿是之矣。與何二字不通矣。朱熹以將為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蓋子貢以孔子稱天縱之聖，何加謙辭。茂卿以知為去聲，言大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大宰邪，是不然也。且語氣佶屈，不可從矣。又曰：縱，束之反。作者謂之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不能制作，猶如天束之然。然天若或

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甚迂而不通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知者，知道也。空空，物茂。卿與慳慳同。博雅，慳慳，誠也。叩，說文，破擊也。叩問，叩發，叩音之叩。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皇本問於我上，有來字。

何晏曰：知者，知意之知也。茂卿據之非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書益稷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國語周之興也鸞鷟  
鳴於岐山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  
書引此語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尚書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  
八卦謂之河圖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  
出圖今大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六兩

朱熹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  
裳貴者之盛服也見之猶曲禮寡婦之非有

見焉弗與爲友註有見謂才能卓異顯露于  
外也乃謂喪者貴者瞽者顯露于外也作  
者作感動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註作  
感動又魚曰作之皇侃云作謂搖動也謂取魚搖  
動之視其鮮也趨說文走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  
曰走曲禮疏曰趨謂行而張足疾趨而行敬也言  
見喪服冕冠及無目者則雖少者必感動而作過  
之則疾行而加肅敬也皇本少下有者字一本齊  
作齋

茂卿曰瞽者謂師也古者教人以禮樂詔禮者



謂之執禮者、詔樂者為警者、殷學曰警宗、可以見爾、故警者、為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子所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為瞎子之稱、故舊註恤不成人非也、恤而起敬、果何謂乎、包咸曰、解作為起、茂卿據之作而自問之、變色而作、非起敬之謂、何本見之、屬下句非也、茂卿曰、見之以來見為辭、故曰、雖少必作、互文見意、其實不拘、非識古文辭、亦不能讀已、猖狂自恣、可嘆矣、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說文、大息歎、說文、吟也、徐曰、此悲歎也、鑽、所以穿也、堅、說文、剛也、徐曰、剛士也、又固也、瞻、說文、臨視也、循、說文、順行也、誘、說文、相誅呼也、廣韻、導也、引也、教也、進也、卓、說文、高也、此章顏淵歎美夫子之道、不可窮盡也、何晏曰、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又知禮而立身之幹、卓爾最高、雖欲隨夫子善誘、不能適從及之、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病說文疾加也間說文隙也方言曰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間詐說文欺也廣韻僞也詭譎也荀子匿行曰詐欺說文詐欺也又謾也朱熹曰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又曰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廣韻包藏也匱通作攬說文匱也賈音古說文賈市也又與價通價音駕說文物直也善賈猶云貴價也周禮展成奠賈孟子則賈相若義皆同沽與酤通酤說文賣酒也石經沽作賈朱熹曰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夫子嘆云可以沽可以沽我惟待賈以沽之者也

茂卿以善賈爲賈人之善者求良賈謂求先容之人也沽之哉包咸爲不銜賣之辭二說未穩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後漢書曰夷有九種曰吠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通雅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非海外九種之夷未知孰是皇疏曰孔子聖道不行於中國故託欲東往居於九夷也君子所居即化豈以鄙陋為疑乎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文選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皇本反下有於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勉說文強也廣韻勗也勗也增韻勸也困者困阨窮困病困之困邢昺曰言出仕朝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不于酒為困於



我何難之有

馬融以困為亂非確詰也何有於我哉諸註誤

矣詳見述而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說文往也廣韻行去也舍捨通夫子在川之上

曰川水之流去者如道夫混混不舍晝夜滿而後

漸蓋泉之有源猶道之有本君子自強不息滿而

漸進矣孟子曰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

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

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楊子法

言曰或問道曰道如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

又曰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之

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哉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

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

邢昺為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茂卿

是之曰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斯義無復異

說蓋孔子數年歲之不可返非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語曰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

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官



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  
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  
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茂卿以德爲有德之人徃徃皆然可謂好僻矣  
耳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說文荷與之簣作臽是矣通雅曰臽與塊通塊古  
作凶荷與者擔土撲者也一簣蓋一塊也禮記明  
堂位曰土鼓蕡桴伊耆氏之樂也朱熹曰書曰爲

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  
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覆一簣其進  
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  
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包咸曰簣土籠也諸註據之皆非也皇疏謂平  
地於平地作山非也於平地覆一塊之義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何晏曰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  
語之時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熹曰、顏子既死、而夫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毛奇齡曰、苗是草之始生者、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是也、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為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蒙引云、夫穀之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為成、然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子言此、以見有人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亦有發達而不至於成就者、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何晏曰、後生、謂年少、邢昺曰、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猶云法言、乃先王之法言也、按、異與、猶順與、



大戴禮順與之弗為喜與字無意義釋爾雅陳也  
 書周官庶言同則釋詩小雅會同有釋皆陳列之  
 義也言先王法語之言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  
 乃為貴異與之言入人耳則無不喜悅之能陳布  
 行之乃為貴說而不陳布從而不改易者不可奈  
 之何也

馬融曰異恭也謂恭異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  
 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朱熹曰法語者正言之  
 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  
 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

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  
 在也二說未穩當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解見學而篇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  
 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庶人  
 夫妻配匹故曰匹夫匹婦

子曰衣赧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

禮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綿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貉、說文、貉似狐、善睡獸、言著破敗之縕袍、與著狐裘之貴者並立、則人皆慙之、唯能不慙者、其仲由也、與、不佞、不求以下、物茂卿別為一章、是乃衛風雄雉之詩、世本云、佞、說文云、恨也、毛傳曰、害也、求、通作逌、說文云、斂聚也、臧、善也、但知人若不佞、恨而害人、不貪求而斂物、則何往而不善乎、刺當時之不然也、物茂卿曰、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

為臧也、馬融曰、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七經孟子、貉作貉、

朱熹為孔子引詩以美子路、茂卿駁之是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章、君子雖在濁世、不改操易節、能脩禮以正身之謂也、莊子曰、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



論語精義 卷九  
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端矣故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與此章意同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者好學致知是以不惑仁者內省不疚是以不  
憂勇者自反而縮故不動心是以不懼中庸曰知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  
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茂卿曰達德者謂德之通衆人皆有之者非謂

知者仁者勇者也又曰仁人以安民爲心以安  
民爲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嗚呼  
何迂也茂卿妄持已說以爲孔門傳授之說可  
謂牽強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適與謫通說文罰也廣韻責也詩室人交偏適我  
禮昏義適見於天孟子人不足與適也義皆同立  
解見爲政篇權說文反常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  
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後漢書曰孔禰可與立未



言言言解  
可與權權也者及常者也言入學而可與朋友共  
學道未可與責謫非其道可與責謫非其道未可  
與知禮以立身之幹也可與立身之幹未可以友  
經而行之也是君子應時適事變之宜而所執不  
可必共人矣

何晏曰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  
未必能有所成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  
輕重之極朱熹曰可與者言其與共爲此事也  
程氏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  
所任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物茂卿曰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  
未可與適道謂雖信道其志止一經一藝者也  
可與適道者謂其志大而求至於先王之道者  
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也權如四十曰強  
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諸說未得的切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

唐棣者蓋逸詩而雖不審其意義與角弓之詩語  
意正相同今姑據之以解此章也陸璣草木疏云



唐棣卽萸李也。汝南圃史云：今之郁李卽古之所謂唐棣。然郭璞註爾雅以唐棣似白楊。爾雅翼又以唐棣爲今移楊。非白楊。皆不以郁李爲唐棣。未知何故。其華同蒂。故比兄弟世族。蓋此詩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所作偏與翩通。翩說文云疾飛也。朱子爲與翻同。蓋疾速而翻之義。反說文云覆也。詩意以爲唐棣之華翩翩其反覆於親族無偏覆之理。今王一任讒佞而不在親族。骨肉相怨。王作辭曰：我非不思親族。室家懸遠。是以相衰薄矣。夫子借詩之言而反之曰：誠不思親族也。夫

誠思之。何其室之遠之有。朱註楊子以此章別爲一章是矣。皇本有下有哉字。

何晏曰：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何晏合前章爲一章。與孔子解詩之言。意義不相屬。不可從矣。



論語訓詁解卷九終  
 一 章長矣皇本育下自遊完  
 至故大觀思其人而不辨其澤其室其出以言  
 其言曰率天而外合類以辨之言雖及而外  
 一 章長矣皇本育下自遊完  
 論語訓詁解卷九終

論語訓詁解卷十

鄉黨第十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誾誾如也君在蹕踏如也與與如也

恂說文信心也引詩洵美且都通作洵訓信朱熹  
 為信實之貌是也便便爾雅辨也詩小雅平平左  
 右左傳引作便蕃左右韓詩作便便義皆同侃說  
 文剛直也廣韻強直也誾說文和說而諍也朱熹



引之是也。馬融曰：君在者視朝也。踧踖，說文：若不  
自容也。踧與蹙通。踏，與曲禮：毋踏席之踏同。謂斂  
足少步踏地也。與說文：黨與也。詩小雅：我黍與與。  
世本：黍黍相並如人之有儔侶也。義皆同。

王肅曰：恂恂，溫恭貌。孔安國曰：侃侃和樂貌。闇  
闇中正貌。未知何據。茂卿為莫以尚焉。以朱子  
引說文證之為非，所見何其偏執。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  
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章孔子為下大夫而得為上擯之時，君使攝也。

擯，謂主人使出接賓者也。乃聘義所謂卿為上擯。  
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是也。勃如，當作孛如。孛，說  
文：蒲昧切，彙也。人色也。引論語曰：色孛如也。借為  
違悖之義。孔安國為必變色，是也。後人訛為勃，經  
傳本皆古文。自天寶中，衛包改古文而作楷書，往  
往失字體，不可不察焉。矍，說文：視遽貌。易：視矍矍，  
是也。攬，謂手取之急遽也。獸窮則攬。莊子：左手攬  
之，是也。然則足躩如，謂其進步急遽也。揖，說文：讓  
也。一曰：手著胸也。謂拱手上下左右之以相禮也。  
聘禮，又曰：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



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蓋當行聘禮之時公迎賓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皇疏曰在列位當授受言語之時左右手即揖也襜說文衣蔽前爾雅衣蔽前謂之襜翼羽翼也借爲翼贊之義詩大雅以引以翼義皆同釋名疾行趨趨赴所至也趨進升阼階而授玉之時翼贊賓也曲禮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玉趨是也賓既事畢君勞賓賓再拜稽首君答拜賓出君命上擯送賓出及告賓不

顧於此君反路寢矣皇本左右下有其字

包咸曰躩如盤辟貌鄭玄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孔安國曰翼如言端正也朱熹曰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按諸說殊爲無稽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蹠如也

入公門者賓入大門行聘禮之時也聘禮曰公皮



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是也。鞠鞠通，說文：窮理罪人也，躬窮通極也，謂其容斂蹙身，如不容，謹懾之至也。備考云：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此所謂右，自外而視之者也。故燕禮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左則由闈西，自闈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闈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闈東，况敢中門而立乎。闕，說文：門楣也，爾雅：扶謂之闕，註：門限也，謂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限也。位者，賓來與主君爲禮之位也。當此

時，主位在東，故賓闈西，上擯在闈東，此旅擯傳命者，事詳見於儀禮。勃如躩如，解見上章。攝，說文：引持也，齊與齋同。齋，說文：緹也。裳下緝，韓詩外傳曰：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說苑曰：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據之，則皆謂謹進於尊者前之容也。屏，說文：蔽也，言似不足者，似不息者，慎之至也。賓禮畢，公降一等辭，賓降拜，事又見於儀禮。逞，說文：一曰快也，怡，說文：和也，爾雅：說也，沒，說文：一曰盡也，升，盡阼階授玉之時，趨進翼贊賓也。曲禮曰：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復其



位者復初位也。踧踖解見前章。朱註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皇本有進字，有之為是。包咸曰：過君之空位也。朱熹曰：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也。諸說皆非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方聘執圭作六瑞，事見周禮。大宗伯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員下方。朱熹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

志疑圭

使大夫執以通信，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朱熹曰：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勃淳通，戰色，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悖違也。蹠，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蹠蹠如也。行不舉趾也。循，說文：行順也。舒徐行有次第也。鄭玄曰：享，獻也。獻物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皮幣，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至行享時，則稍有容色，不復戰栗。儀禮曰：及享發



氣焉盈容是也。覲說文見也。禮大夫聘于他國公事畢以其私請見謂之私覲。愉樂也。猶詩他人是愉之愉。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紺說文帛深青揚赤色。釋名紺含也。謂青而含赤色也。緌說文帛青赤色也。考工記深羽三入爲纁。

五人爲緌十入爲緇注一深謂之緌再入謂之纁三深謂之纁又再深以黑則爲緌故曰五入爲緌通雅曰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緌色若更以緌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入爲緇矣飾文飾也詩鄭風羔裘豹飾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裘以豹皮爲飾也孔安國曰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齋服緌者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似飾衣褻說文私服也紅紫以間色而不正故不以爲私



服况正服乎。衿，說文單也。玉藻作振，註振讀爲衿。衿，禪也。皇本衿作緝。緝，說文細葛。細曰緝。麤曰給。表，說文上衣也。表又作襜。說文襜，古文表。又作縹。詩素衣朱襮，義皆同。皇本無之字爲是矣。皇侃曰：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朱熹曰：緝，黑色。羔裘用黑羊皮。朱註：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緝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麤，爾雅鹿子。邢疏曰：此在

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又曰：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飯，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褻衣，說文作結衣，義同。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寢衣者，寢時所衣，卽被也。必有寢衣。據儀禮考之，則下章錯簡在此焉。朱熹曰：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羽，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



鳴佩玉。又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璆玞而緇組綬。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白虎通：裳者障也，所以自障蔽也。皇疏曰：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古者行大禮必筮于廟門，以問日吉凶，冠昏皆然。周禮：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漢書：以禮雜卜筮。大牢祠宗廟，待吉月日。

之類是也。朝服者玄端皮弁，事詳見儀禮及曲禮。朱熹曰：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絳絺，茂卿駁之曰：豈君子之服乎？是也。朱熹又曰：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亦非也。孔安國：因玉藻朝卒朔，然後服之，而以吉月為月朔者，誤矣。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必沐浴，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故以布為衣。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



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遷坐易常處也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大典禪師曰居者燕居也燕居必不浴齋時之坐  
所以不言齋遷坐者齋以立為主故也夫燕居常  
也齊非常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之九字當移  
在此章之下七經孟子齊皆作齋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  
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  
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邢疏曰食飯也精清潔也皇疏曰細切魚及肉皆  
曰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饁說文飯傷溼也餽食  
敗也爾雅食饁謂之餽又曰肉謂之敗魚謂之餒  
飪說文火熟也易下彖傳曰以木巽火亨飪也不  
時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故君子  
不食也朱註引之毛奇齡曰夫世無稻黍李梅不  
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亦不能食生穀啖舛  
菓也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崩



濡烹也煮也實  
藜子腹中也卵  
醬者魚子爲醬  
也

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草指菘蔬  
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不得其醬不食內則  
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魚膾芥醬麋腥醢醬食氣說文作食既徐指引左  
傳曰有食之既盡食之也說文曰肴雜肉也臠潰  
肉也膳宗廟熟肉也言肉雖多不使勝盡食之也  
沽酒惡酒也沽蓋與苦通周禮酒正註有功沽之  
巧疏功沽謂善惡也國語辨其功苦註韋昭曰堅  
曰功脆曰苦備考引聽雨記談曰鄭康成訓沽爲  
權沽之朱子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詩云無酒

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  
漢武帝時方有權醕則沽酒似一宿酒爲是又云  
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  
再宿曰沽沽酒是再宿之酒耳脯說文乾肉也市  
脯恐不精潔祭於公助祭於公也曲禮曰凡祭於  
公者必自徹其俎是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  
或使人歸之所以不宿肉也祭肉謂之胙睡菴譖  
語曰宿久留也說文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羹  
說文五味和也乃蔬可食者菜可羹者朱熹曰齊  
嚴敬貌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



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玉藻曰瓜祭上環謂橫切之圓如環也據之則瓜祭可連讀矣陸氏釋文曰魯論瓜作必朱熹從之茂卿曰必寫誤耳

皇疏曰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非也睡菴謔語曰朱熹曰孔子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朱子為家之祭肉者文義所無也蓋朱子解不宿為不經宿則不出

三日之文脉絕絡斷所以突起贅疣曰家之祭肉則不出三日可矣物茂卿曰語者誨言也言者言政事也何其言之偏僻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不牀是於人物茂卿曰席不正不坐是恐齊時之禮或錯簡或脫字耳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內則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七經孟子一本斯作則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周禮禮記作難蓋驅疫鬼也周禮方相氏卒百  
隸時難以索室驅疫禮郊特牲曰鄉人禡孔子朝  
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注曰禡強鬼也孔安國曰  
儻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  
阼階東階也禡音陽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說文訊也又聘也禮小聘曰問久不相見使人  
問安否以講好又問遺因問遺物也朱熹曰拜送  
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饋說文餉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饋註進食于尊曰  
饋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  
先嘗之蓋季康子饋藥于公孔子拜而受之未達  
其藥之故不敢嘗以進于公也

廡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事物紀原云廡馬舍也家語孔子為大司寇國廡  
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  
士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  
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按孔子拜為火來  
者問不火傷否耳



鹽鐵論及鄭註朱註皆以重人賤畜為解失於  
 鑿矣何有賤畜而重人之別哉李濟翁資暇錄  
 以不為否不可斷句亦非孔穎達疏云是廡乃  
 孔子之私廡故于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廡則  
 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亦非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待食於君君祭先飯  
 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斑賜朱熹曰腥  
 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祭者報昔初造此  
 食者也君祭先飯物茂卿引禮記解之是矣玉藻

曰待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曰示為尊者  
 嘗食也又曰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飲食之  
 所以然者亦為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非者也  
 疾君視之東菅加朝服拖紳  
 玉藻曰居常當戶寢常東菅也常寢於北牖下君  
 問疾則遷於南牖下朱熹曰病卧不能著衣束帶  
 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  
 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玄曰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既駕隨之



入太廟每事問

解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無所歸者皇疏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殯皇疏

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物茂卿引檀弓曰賓客至

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為它

邦人者審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玉藻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蓋朋

友之饋雖車馬之重祭肉之外不拜

寢不尸居不容

茂卿曰在內寢坐不必如尸曲禮曰坐如尸按神

主曰尸古者祭祀皆有尸今居內寢而不尸解威

儀也居倨通說文居蹲也蹲坐安處容即容儀也

包咸曰不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謂所寢

形狀不如屍也非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凶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

必變

皇侃本見齊衰者上有子字狎說文犬可習也徐



曰獸之可習者唯犬甚也借為親近之義褻與摯  
 同、牒也、說文曰狎習相慢也、貌、說文、頌儀也、徐曰、  
 貌獸牙牙然、貌之嚴毅、式軾通、車前橫木、乘車憑  
 軾而俛首致恭也、蓋謂在車禮人之容也、負、負背  
 也、孔安國曰、負版持邦國之圖籍、周禮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都鄙  
 郊野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曲  
 禮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版者、必有尊也、而  
 况當貴乎、皇疏曰、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儀

禮曰、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又曰、君子式黃髮、下鄉位、入國不驅、入里必式、又  
 曰、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皆車中  
 之禮也、饌、說文、具食也、言又設盛饌待已、必感動  
 而變色、以敬主人之親饋也、迅、說文、疾也、玉藻曰、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  
 坐、据之則變者、冠而更衣服也、七經孟子版作板、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綏、說文、車中把也、朱熹曰、綏、挽以上車之索也、內  
 顧、回視也、曲禮、曲顧不過轂、是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  
之，三嗅而作。梁說文水橋也。又曰石渡水為梁。三嗅通雅作三  
噫。丹鉛總錄曰：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  
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  
季桓子語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  
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  
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北一作敗。據此觀之，則色  
斯舉以下八字，當在時哉之下。共，居用切。與供通。

設也。養也。史記：共養于高廟。漢書：共養長信宮。皇  
本共作拱拱。執養之也。朱註：晁氏曰：石經嗅作屮，  
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  
見爾雅。朱熹曰：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  
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  
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作者感動興起之謂  
也。按以孔子相魯而齊人懼，欲敗其政，是以有不  
得時而感動興起之嘆矣。  
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  
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



三嗅而作其相也其具文將本意不肖其然  
 文三所必何言山梁黼黻其制而人不辨其類  
 賢者而愚者與故文與矣  
 其特以君子時魯而齊人鄙俗其類長以言不  
 賦其然也士子公育爾文矣非若魯禮與賦文爾  
 賦亦然而對下士人文其辨而若審辨其類亦當  
 具爾禮未熹曰言鳥見人文賦也不善限衆去回  
 爾賦亦出隱賦曰鳥首非鳥古賦又題爾賦此  
 本共於辨其類文也末若鳥曰曰不盛與非是  
 論語訓詁解卷十終



